

十七史詳節



東萊先生管書詳節卷之十九

列傳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傷兄哀慟過禮視戚異之八歲神悟風成鯨書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顯回席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及長開率插秀辨悟絕倫好衣刺文袴請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或封安豐侯辟為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殊會謂曰聞君能作鸞鶴舞一坐傾想蓋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有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後出為江夏等郡軍重時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常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後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大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卒謚曰簡

謝安

混 爽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四歲時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豐豐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許詢桑明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除尚書郎琅邪王友辟並不起居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瀑布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回風威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時安弟為西中郎將總攝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

十七史詞節

卷十九

自然有公輔之望安妻劉懷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高麗獻安始有任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 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懼色既到溫甚喜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邊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蒼髯進其見重如此專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及隨文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晋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廢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蘭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尋為尚書僕射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不存小察弘以大綱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以夏禹肝脈文王肝食之事規之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進安中書監錄尚書事時符堅率眾號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園茶賭別墅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床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安性好音樂自第萬幾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茶喪不廢蔡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野樛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銀鑿亦屢賣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安出鎮廣陵築臺曰新城以避之安雖受朝寄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畫室而行雅志未就遇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忍夢乘溫與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溫與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白鷄至

酉今大厥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弄薨謚曰文靖 安少有成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掩鼻以數之及至新城築堞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堞安子琰琰子混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脔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者聲每得一狔以為珍膳頂上一槽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時號為禁脔故珣以為戲混竟尚主 桓立嘗欲以安宅為營混曰召伯之仁猶庶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立聞慙而止歷尚書左僕射後以黨劉綬誅

奔字無奔安之兄也少有名譽與桓温善温辟為安西司馬攝推布衣好在温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温曰我方外司馬奔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奔遂携酒就聽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責位至豫州刺史卒于立

村立

謝玄編者云與從兄明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于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正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時苻堅寇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

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屢屢爾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拜建武將軍
監江北諸軍事及討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詔以玄為前鋒都督諸軍事與叔父安從弟琰中郎
將桓伊等距之衆凡八萬堅遣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
陣是不欲速戰諸軍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營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
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屢使却陣
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決戰堅中流矢臨陣斬堅衆奔潰自相踐踏
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獲堅衆輿資母車儀
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詔遣號前將軍假節後玄疾篤詔遣高士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瘞疾久
之轉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
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既到郡卒子瑛瑛子靈靈少不惠而靈運之孫懿遠玄常稱曰我尚生瑛瑛那得
不生靈運

謝萬 部 重 鉤

謝萬字萬石安弟也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銜曜蘭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為從事中郎萬若白輪巾鶴氅
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常衣白輪巾乘平肩輿徑至廳
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遣豫州刺史王羲之與桓溫箋曰
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謀議故是後來偉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遺才易務矣溫不
從

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竭未封謂韶胡謂朗竭謂玄未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

並早卒惟立以功名終明子重

重字景重有才名為會稽王道子長史嘗因侍坐於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綯

綯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綯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故有此及云 萬第石少惠面瘡瘵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為謝白面聚與餐取譏當世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滑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繫存亡於社稷負展資之以端拱擊并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闕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造苦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 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游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於槐薛蘿而襲朱組去衝泌而踐斗堦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將堅百萬之眾已嚴具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邁廟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羣寇宸居獲泰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斯為威矣然激繁會於莽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靡禮於輸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被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頹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 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舉並階時宰無墮家風齊萬以故肆為高石奴以褊濁與累雖粵微類猶稱名實 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淝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馮頴之師中州應之而席藁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遠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果成捐其遺文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力方鎮流聲貴閣太保沈浮曠若虛舟任高百壁情惟一丘球選忠壯奔萬虛放為龍為光或卿或將傳武獻武功宣授弁克窮凶渠幾清中宇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王導之從子也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嚼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游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大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偏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林坦腹卧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後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姓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携親友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葷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籠而歸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其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懼者累日又書在戢山見一老姥持六扇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羲之書初不購庾翼及暮年方妙嘗以草草答庾亮而翼深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十紙過江忘失嘗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王逸少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不協及述棠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為文自誓不復出任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又與道士許邁共脩服食採藥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已來傷於哀樂與親

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年五十九卒有七子歿之亦上草錄

王徽之 楨之

王徽之字子猷義之第三子性卓犖不羸為大司馬桓温參軍達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東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曾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馬知死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有一士大夫家有竹欲觀之使出坐與造竹下飄蕭良文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願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忽憶戴逵遠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去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并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微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及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月餘亦卒于楨之

楨之字公幹歷大司馬長史桓玄為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為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王獻之

王獻之字子敬義之最幼子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羸年數歲嘗門生楊浦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連鵝尚奉倩近愧劉真長遠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辭寡以其少言

故知之書夜臥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狀之余曰偷兒青瑣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
書作鳥駝持牛甚妙書經具郡國顯辟強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強方集賓友而獻之不
以屑意謝安請為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
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楷書之比詭類鬚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搗知其
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豈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
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未幾卒時議者以謂義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
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表置左右以觀始義之所與共遊者許邁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丹陽句容人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時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縣雷山近延
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遁五嶽於是立精舍於懸壺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還歸孫氏
還家遂徧游名山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
之徒欲相見者常服氣一氣千餘息後移入臨安西山乃改名玄宇遠游與婦書告別義之遠之未嘗不
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玄遺義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枝之徒漢
宋諸得道者皆在焉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筆字中古絕文鳥跡不足可觀未代去朴啟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
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高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過絕論其
盡善盡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

量以此為瑕歎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鐵線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鐵線也則羸羸而不放縱廉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悲僅得成書無大夫之氣行行若繁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鬼之翰聚無一毫之助窮萬斂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溢名邪此數子者皆舉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連連風書龍蟠勢如斜而反直觀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以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桓伊

桓伊字叔夏譙國人特堅南冠與謝玄等破堅於淝水以功封永脩縣侯伊性謹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學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蒼苔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素願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臨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戴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於是國寶譏諛之許稍行於主相之間帝召伊飲燕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迕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事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事歌并臣有一奴善相便事帝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勝功不利推心輔王政三叔反流言聲節懷懣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後遷江州刺史徵拜護軍將軍卒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有武勇而口訥不知書陶侃鎮江夏伺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

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

毛寶

毛寶字碩真陽武人初從溫嶠破蘇峻有功嶠上為廬江太守蘇峻死匡術以死城降於是寶守南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復以萬人守郟城石季龍遣五萬人攻郟城城陷寶等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郟城之敗養龜人被鎗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孟康初拜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眾圍序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整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邪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使苻丕守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為夫人城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薦臻外虞不息經略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違約宣亂報勤於大興之間毛鄧劉朱馳警於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流澗覆類玄蛇興微鴻雁鼓鞀在聽免置有作趕趕群英勤茲王略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將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舉為孝廉除著作郎換魏蜀吳三國誌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感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干料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稅諸葛瞻又輕壽為亮立傳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驥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舉成名嘗被挫折亦非不幸也宜審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病卒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叔廣漢郫人少以才學知名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踞踞齧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玄後成都王穎引為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為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為身也梁王彤為丞相引為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裙小鄣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人也察孝廉除鄆陽內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移居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眾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唐虞之世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語以獎訓之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為政嚴而不

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於郊庭卒於洛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人父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昏臣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 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譜究大興初召為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寫之所謂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又交結權貴以斥隱竟以謫黜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卒於家

虞預

虞預字叔孟徵士喜之弟也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為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寺便應委質則當魏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購異同蜂至一旦蹉跌眾鼓交鳴遂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烟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其後官至散騎常侍著作郎卒 預雅好經史博學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徧於中國以為過襄周之時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人祖楚馮翊太守盛博學善言名理於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至暮忘殮理竟不定由是知名起家著作佐郎後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効之盛與桓溫賤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撫威風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溫得盛箋遂遣從

事查按之賦私狼藉糧軍收盛到州捨而不罪位至給事中卒 盛所著晉陽秋辭直而理正其威稱良史
萬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文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時盛
年老還家諸子乃共號泣請為百口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 次子枚字齊莊幼稱令慧年十八歲在
荆州與父俱從庾亮謂曰君亦來邪亮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枚曰欲齊莊周
亮曰不羨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不過也

于寶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作郎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
於墓中寶兄弟年少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
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 又寶兄弟皆病氣絕積
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
神記三下卷以示劉琰琰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章著稱為桓溫西晉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
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備短答云世祀方永溫不悅異日送絹一匹錢五千文以與之屋人
乃馳詣鑿齒曰家為鹽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馳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
故屋人曰賜絹一匹今僕自裁兼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十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
此以禍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屋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愛
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二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果遭別為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有真

門釋道安俊辨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龔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龔齒曰四海習龔齒時人以為佳對後以脚疾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龔齒聞其名與道安俱與而致焉又以其養疾與諸龔齒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及襄鄧反正會卒臨終上疏意謂龔齒宜題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云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茵藹綏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矚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鏡爽可以耀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軍之子為志典墳紹統威藩之胤研機載籍咸能縹緲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攬其表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濁蕪舛良不足觀叔室寡聞牙裔王氏雖勦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沈祖述前史其字重軒之下拖床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履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迹淪冠壤遠巡於僞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巖巖孤峙彪潯勵節撫辭綜理王惡雅才虞嚙博史于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鉛異聞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秀威被簡冊共傳遐祀

頌和

頌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遠步君孝起卿矣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知未入傳車門外周顛遇之和方擇靈夷然不動顛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

令僕才導亦以為然既而導遣入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請夫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益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導當嗟稱善導滯中初中與東連舊量多關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十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玳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康帝即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為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親行禮位至高書令卒

袁山松

袁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矜情秀逸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筑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之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位至吳郡太守孫恩作亂被害

江迥 續

江迥字載道陳留圉人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為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時差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營十里以逼浩浩令迥擊之迥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眾少於且其壘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小敗升平末遷右常在職多所匡諫病卒

續字仲元迥之從子也有志氣嘗為南郡相會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請與南蠻校尉殷觀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為言續終不為之屈觀慮續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續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臨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為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

徵績為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卒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恭勤不佞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則用蠅囊盛數十螢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邵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温在荊州引為主簿稍遷佐西將史立顯於朝廷胤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太元中增置太學生以胤領國子博士遷吏部尚書卒朝廷傷之

王雅

王雅字茂遠東海郟人雅性好接下敬讓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倖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閣出華林園與善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豫焉俄除雅為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眾會開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羊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方欲大崇進之而帝崩雅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謀讓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卒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王綱於托於後國步於清虛博覽譽誇之風羞亦微矣而君若國情禮而遺顯命山甫獻誠讓而振頹風考叔之兵謀道載之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以龍臣績敢危言於賊將逆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反常之舉設頓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可以如馬山松悅哀挽於軒冕之長考道數博徒於衰經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設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王恭

王恭字孝伯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而有宰相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單枕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為著作郎歎曰任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聘因以疾辭俄為太子詹事時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而言石深銜之淮陵肉史虞琬子婁裴氏有服食之術嘗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為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道子甚愧之其後出鎮京口因欲舉兵討譙王尚之兄弟事敗即於建康斬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不閑用兵允信佛道臨刑猶誦佛經為人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鷺裘涉雪而行孟昶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劉牢之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沉毅多計蓋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等以驍猛應選立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故人畏之復為龍驤將軍領江州事猶豫不決而死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其父師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執藥揮淚涼眇一目居喪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為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關帝素聞之而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除荊州刺史鎮江陵將之

任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嘗謂永為解廟之寶而忽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先是仲堪適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高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州仲堪自在荆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碗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微準物亦綏其性真素也每語于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器乎昔時甚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後因與桓玄不協為玄所敗逼令自殺仲堪少奉天師道不吝財賄而急行仁義善於周急及玄來攻猶勸請禱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妻彼解冠索茲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險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順勤王心乖抗師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倖倖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忘身不足以靜亂也

贊曰孝伯懷功牢之總戎王因起釁劉亦熱忠履揚乃武抽旆爭雄度君含怨交關其中荷敗羣衆道朕心異是曰亂階非關臣事

劉毅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屬桓玄冥位毅與劉裕何無忌等起義兵密謀討玄立使其將皇甫敷等北距義軍大敗之毅等軍至將山玄將桓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懼伏裕莫敢出關裕與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謙等諸軍一時奔散玄既西走裕以毅為將軍青州刺史其後毅景破玄黨有功詔以毅為豫州刺史持節初桓玄於南州起齊悉置龍於其上號為龍齋毅小字龍至是遂居之及何無忌為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毅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欲自往討

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熟，殺次於秦洛洲，與賊戰，敗績棄船而走，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尋轉江州都督。毅上表求解軍府，移鎮豫章。朝廷從之。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劉裕以毅武於己，乃自率眾討毅。毅敗，單騎走江陵二十里，而臨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毅剛猛沈斷，而專肆狠愎，與劉裕不相推伏。每覽史籍，至關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歎以為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過劉項與之爭中原，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於東府聚博，插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擲以遣。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馬。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人也。少有太志，忠亮任氣，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初，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殫滅，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雖強易弱，正惠章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其舉義兵。初，桓玄聞裕等之起兵也，甚懼其素，曰：『劉裕烏合之眾，勢必無成。』願不以為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構捕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義熙二年，遷江州刺史，進鎮南將軍。賊將盧循遣別帥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率眾以舟師距之。俄而循續眾奔散，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即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眾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解衣，無捷遂死之。』諡曰忠肅。

中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仗正人非常之業莫美奇士當衰昏凌夷之際逆立僭擅之秋外乏桓
文中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皆氣足以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大亨數窮之運乘義熙天
啟之清建大功若轉圜翦群光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榮後微而遭禍諸
葛驕淫以成蹙造末而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擬文武之良
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勅敵因機效捷處死不懼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涼武昭王評焉

武昭王高字玄盛母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通涉經史及長頗習
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騰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屠起譟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
土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求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署玄盛致殺令會敦煌太守孟
敏卒於是擢軍郭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
玄盛曰兄忘郭騰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自後隋有秦涼邊鄙遺民為敦的孫端年段傾
登百姓渠業乃勅名酒泉是時白浪白兔白雀白鳩皆棲其園圍其群下以為白祥金精所誕皆應
時也而之及魏國人上謚曰武昭王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
而酒泉空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著槐樹賦以寄情蓋敦謙遜避方立功非所也涼河右凡二十日
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習秦龍之構址量毫
垂統本存驚之開益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造物之功若
歲故能懷荒徂暴開化家宅五郡以稱蒲植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襲秦仲後嗣建則平之業續美公

劉宋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履貴創元天之基疏涓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贊曰武昭英毅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營遺黎飲德絕壤靈稟積祉丕基克昌來屆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一

孝友傳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寶品棠以順名功包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弟名流猶為繼踵採其遺絢足厲流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

李密字令伯捷為人也一名虔事祖母以孝聞蜀後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蜀後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轟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詰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嚴言教是以碎且華善之密有才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饌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中無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然之免密官卒於家

王褒

王褒字偉元城陽人也父係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東園之役帝問於褒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褒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引出斬之 褒少立操尚行己以禮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

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麓側旦夕常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蓐義之篇後洛京傾覆寇盜鋒起哀總墳壙不去為賊所害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人孝友奉讓敏而好學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鍾宿墓所列植松柏巨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子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冢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焚香朝夕奉亡如存元康中察孝廉不起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

庾袞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也少履勤儉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庾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羸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嘗與弟子樹籬跪而投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宮費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袞乃刈荆荏為其帚召諸子集之於堂男予以班命芳曰芳子汝少孤汝遠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洒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為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初袞父試袞以酒母醉輒自責曰余廢先人之誠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州郡察舉皆不降志世號為庾異行後避寇過林慮山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人也少有操行以孝聞二親既終而兄繼歿次嫂與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令盡心奉養鄰人疏方應須蚘蛇膽而尋求滿至無由得之含憂數累時嘗書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持一青囊投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遂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後葉遵侍中除其郡太守含所歷劄而有恩明而能斷以威御下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為侍中後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于時論者以為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代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安於我我有邪德子郭璞嘗遇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差龜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于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致仕二十餘年卒年九十三諡曰靖

劉殷

劉殷字長威勃興人也曾祖母王氏或冬慮量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發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聞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蓮生焉因得斛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嶺下有泉惡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于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樑也吾方布達如棟樑耳不馮之豈能立子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臣禮便不得就養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遂以女妻之宣子家富於財其妻怨曰我女年始十四資質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

識越世此人終常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
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屬永嘉之亂沒于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
之累至太保錄尚書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與北州之學
殷門為盛以壽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嘗感冬
思生魚勸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涕叩冰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踴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
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感寒體無全衣而親極
滋味晝則讀書夜則誦書並覽經史皆通大義父母終後廬於墓側家中生積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
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楊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聰死斬
作亂遇害

何琦

何琦字萬倫年十四喪父事母夜夜朝夕色養嘗患甘鮮不給乃為郡主簿後母兒服闋乃慨然歎曰所
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覺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處騰清朝
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此觀典藉以琴書自娛公府辟命皆不就極溫書登琦縣界山嘯然歎曰此
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年八十二卒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美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固茲攸尚王良德居不從其辟
行己莫逾其禮枯柏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水言量蔡異時俱美許孜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馴維棟

其梁棟猛獸攫其庭園居喪之禮實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禮表於執勤則裕存子敬業幽顯不易其操及穉不厭其心急病讓喪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尋之匪懈王設之復隲神人惜其亡良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禁毀逾制發三冬之量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孫王延明水而台麟府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為倫罕其餘孱于並孝養可崇清風素軌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賢曰德之所居有感必徵孝哉王詩水蒸志蒸揮泗澗柏樹槐棠鷹窟彥夏履履德至性文度弘都勤修德行教彼孝友載光誥詠鳩馴長鯢魚屬延元談嘉義蘭琦吳道存尊河之德成橋左言

忠義傳

古人有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勵松筠之雅操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史以為美談後宋仰其嚴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干戈日用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莫不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於萬世厲薄俗於當年者歟

秘結 合

秘結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鎮選啓武帝曰康語有言父子罪不相及秘結賢俾卻缺宜加旌命請為秘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為秘書丞結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秘結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惠帝復昨選侍中嘗詣齊王同諮事遇同譙會召董艾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同曰秘結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探之左右進琴結推不受同曰今日為歡卿何吝此耶結對曰公匡復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於後結雖虛鄙卒備常伯腰絨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

執縣竹以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同大慈艾等不自得而退及朝廷有北征之役天子蒙塵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偃然端冕以身捍衛兵戈御屣飛箭而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衽侍中血勿去 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雞鄉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

含字君道紹從子好學能屬文章在羣縣毫邱自號毫邱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範宇其城園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為之讚含援筆為吊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塔王宏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解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楠之室載退士於進趨之室可謂託非其所可吊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受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辭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凌長幼失實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聲蒙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象其馮取嗟予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宛寄雕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郭勸殺之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少孤貧為人牧羊每過小學必歛版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債育將償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為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 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

令王從詣宣宣不迎之欣然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崔遇我使我畏
元鶴乎有執刀叱彼曰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子前將救之宣懼跪下
抱背乃止自此知名後為武陽令為政清約宿盜奔逃他郡遷并州督護又為破虜將軍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開門修己不交當世裴顧慕而遠之託行不見及顧為僕射
數言之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羨賈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顧險而無厭
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穢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
履沃焦哉 以身捍太守陳楚賊舍之忠負以歸

辛勉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懷帝世累遷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為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
聰遣其黃門喬慶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
慶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為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
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厲已修學不以險難改心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讀書當味義根何
為費功於浮辭之又易考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西奔同縣管阜年七十餘
隨敏元西行及榮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請以身代賊相謂曰義士也乃俱免之
後仕劉曜為中書侍郎

易雄

易雄字興長沙瀏陽人少為縣吏自念卑賤無由自達乃脫帽挂懸門而去後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為壽陵令會王敦作逆遣魏又攻之城陷為人所虜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雄嘗起鄉勇而景之雄曰此實是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釋之未幾復殺之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淑之請為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敗走又武無送者惟企生從馬路經家門弟遵生謂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勸令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史見遇以國士論詔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大怒即收企生害之眾咸悼焉先是玄以美表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過害即日焚表

史臣曰中散以庸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耻臣晉生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在居三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哀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懿武殊音而並美或有為弟者以死難獲譏揚推言之未為過論夫君天也可學乎安既享其榮危乃避其禍進退無據

何以立人極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贊曰重義輕生忘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可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東萊先生晉書詩節卷之二十一

東萊先生言詳節卷之二十二

良史傳

長史之官實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鄰西門軍郭穎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並播其徽音以為準的有魯學燕王業授方任能今採其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史

杜軫

杜軫字超宗成都人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屢舉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累遷尚書郎時涪人李驥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

王宏

王宏字正宗魏侍中榮之孫也泰始初為及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鑿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賜宏穀千斛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為苛碎太康中為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紡錦繡常造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遺史科檢婦人相服至寒寒於路論者以為善年諺妄由是獲政於世

曹據

曹據字顯遠譙國人也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惡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覈婦不勝楚苦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據到知其有寃史加辨冗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久據行獄惡之放意歸家旬日令還至期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歌服號曰聖君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人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嚴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郡本名義陵在長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尤武時移東出遂得完全共議易號簿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馬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李刺又戲京曰辟士為不孝耶京舉版答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機辯皆此類 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曰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為永式京舉秀才到洛樂廣與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居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傳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已笑而遣之今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人也祖父殷嘗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植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斬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攸少與弟同居嘗詣鎮軍曹混混以人訟輩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之永嘉末沒于石勒 後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弟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晝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至江東元帝以攸為太子中庶子時其郡關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至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其水而已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迎送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送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紉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拖不留謝令難求去咸和元年卒 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適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

舊妻卒以無嗣時人表而哀之為之語曰夫道無知使鄭伯道無兒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漢陽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歡飲不饜非其業於石無儲不取非其道早丁父憂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受鶴警呼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鷗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至與太常韓康伯同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輒槍投飭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累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 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實可資數世然多薄疫人情憚焉唯貧妻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贖貨朝廷欲草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求隱之既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嘗食不過蔬菜及乾魚而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為循所得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墾垣陋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氈席家人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虐才孫義熙九年卒 初隱之為奉朝請謝石請為衛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沈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殺於湖亭之水 史臣曰魯芝等建礪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輩已克勳願遠之中究疑欲頌飲贏程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勵清晉代良能此為最而彼棄子存姓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思痛何至預加徽纜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惡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

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盡節曾氏紀門斯闕宣帝收雷霆之威獎忠貞之烈豈非既已在我欲其為人者歟

贊曰倚歎良軍嗣美前賢威同御點靜若烹鮮唯嘗吳水但挹貪泉人風既儼俗化斯遠

儒林傳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凌夷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攬閭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官章絕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為長歎自者矣鄭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別傳其餘編之于左以續前史潘林云

范平

范平字子安錢塘人研覽墳典遍讀百氏太康中徵不起平有詔追諡號曰文具先生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請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解衣食

文立

文立字康伯巴郡人也蜀時游太學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泰始初遭散騎常侍蜀故尚書程境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秉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且境聞之曰廣休可謂不實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聞太僕帝善之

徐遵

徐遵東莞姑幕人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文學之士遵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

趣學者宗之遺教時。清猶處而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詠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穠雜
邀每應時收斂還省刑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故時議以此多邀遠中書侍郎專掌編纂和范
甯與邀皆為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為王國寶所讒出守遠郡邀孤宦易危
而無敢排強族乃為自安之計邀常為東府遺求者沈炯引滿諠譁會稽王道子曰君時有暢否對曰邀
隨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為暢耳道子以邀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隆安元年卒 邀論議精密問
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以俱忘在東邀以太歲之屬自是病神醫日出之時向
東皆逆非為滅體地中也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持手收客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痛但受全之體而致
毀傷不可處身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群書家手豫章
太守殷羨見宣其學不完欲為收宅宣固辭之羨友之以宣素貧加年荒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羨之問宣
曰君博學通經何以太儂宣曰羨典書禮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偽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遂晉之初
競以裸裎為尚僕誠太儂然且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愛同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
此莊子至樂篇答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太元中范甯為豫章
太守宣亦為博通經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

韋說

韋說字遠近京兆人雅好儒術善著撰常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曹重光累徵我租我考父父子子汝為
我對正值西伯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耳說想無言時人傳之以為嗤笑

王徽

王徽字君慶，歷後人安貧樂道，專精政學，不營產業，常以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以嫁，徽笑而謂之曰：「此不聞朱賈臣妻耶？」時聞者多哂之。徽守志彌固，遂為通儒，後為景容，諱國子祭酒。

史臣曰：見字等學府，儒宗與隆望重，或曾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為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若仲宣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虛空棲心，洒落文博之救流，枕石餽迹，猶有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靈魏斯並，通儀之高尚者也。而邀協和主，相利劑繁，詞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意舒元入容，極務明。王貴其博聞，出在邊隅，錄秋欽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與朝權，取石抵溫斯，為當矣。遂乃厄于三愆，以至陵遲悲夫。

文苑傳

贊曰：郁郁周文，洋洋漢典，爰棘流譽，解蘭飛群，雅誥弗渝，微言復顯，及及晉代，斯風遞聞。

夫文以化成，往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美矣及金行，纂極文雅，斯感信乃金相，玉潤林蔚，川冲將美，前修垂裕，來葉今撰，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成公綏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人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又為天地賦，綏雅好音律，嘗嘗著來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為嘯賦云。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服以為絕倫。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族，因為氏焉。家世伋學，父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癯，口訥，而詞藻壯麗。選晉都賦一年，乃成。後欲賦三都，會休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過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陳留衛瓘又為思賦作畧解。自是之後，咸重於時。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文，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儉父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服，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馬齊王同命為記室，辭不就，以疾終。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寓居洛陽。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過嵇康於學，為石經，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耶？」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康遣山陽改名，後字子元康。母曰：「麟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有白志之風矣。」及康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至論議精辯，有從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遇父相遇，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斷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褚陶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弱不好弄少而聰慧年十三作賦烏水磴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請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願先感鳴朝陽請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禱生機曰君但未觀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任至中尉卒

王沈

王沈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浮沈為時豪所仰任郡文學舉廢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汶寒之谷過而問望天人曰子莫自曰自灑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八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因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趨熱之士其得燠治之門者惟枋灰之子苟非斯人不知其已方今百辟君子奔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瓦腐骨不簡卑位至乃空踞者以泓增為惟量理者以沒利為鎗鎗胸胎者以無檢為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哂者以鹿祿為高亮韞養者以色厚為篤誠屠婁者以博納為通濟賦賦者以難入為愛清拉荅者有沈重之譽噉肉者得清勤之聲嗆呼怯畏於謙讓聞其勇敢於擊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石凡茲流也跟因嚮而遠視真夥氣而刺天忌息君子悅媚小人高會曲宴惟言惠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云云冰子釋然乃怡曰僕少長於孔顏之門文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銅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後不復仕終于閭里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徵任不居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會稽傅嶧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

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託術言問載而去不告家人齊王同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同時執權翰謂同
郎顧榮語欲未去意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
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滿子遂命駕而歸俄而同昭人皆謂之見機翰
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憐過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跨一孟
酒時人責其曠達

袁宏

袁宏字彥伯父勛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
鎮牛渚秋夜乘月半耳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船中詠詩尚既清會醉又操板父之遺問焉答云是宏
賦汝即稱詩即其詠史之詩也尚即迎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景遠桓溫記室後為東
征賦賦末庶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真溫知之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
稱前賢何故不及家君答曰卑公稱謂非下官可專既未達磨不敢顯之耳溫曰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
風聲最明或控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傾宣城之節信義為允溫注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
嘗於曲室抽刀問宏曰家公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答曰我之感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猶金
百汰在劉龍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功為史所贊胡奴乃止後從桓溫北征又作北征賦嘗與王
珣伏滔同在溫坐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異授體於虞者反
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今於天下之後務稱
徒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野麟一句或為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心
心溯流風而獨寫陶誦味父之謂滔曰當令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宏與伏滔同在溫府中呼為袁

伏宏心賦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本假國士而與之比肩何辱之甚 謝安嘗嘗其機對辯連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安欲以卒迎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卿以贈行宏展扇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太元初卒

羅含

羅含字君章東陽人也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烏文采異常飛入口中母朱氏曰烏有文采汝後必有才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後為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為部從事江夏太守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桓溫嘗與厚屬冥會於後至溫問象生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後為尚書郎 初含在宦舍有一白雀飛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爾萌叢生以為德行之感焉卒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魯陵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為軍賦桓溫引為大司馬參軍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神之至荆州人尚會稽山水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與實蔚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作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嘗以一厨畫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付其厨後竊取畫而緘封如故還之愷之見封題如舊但失其畫且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結各平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實變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羣蕙空或曠之子安幼標明敏少善清思懷天地之容靡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

豈常均之所企及太冲令愛庶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乎原觀而臨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
終古維其之詩論東嶽之降情齊帝陽之人傑蓋魏川之時秀李維騰屬道遠以備成德稱爲景公之
珍國其然矣而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李膺縱誕一時不邀名爵貴
花之什清贊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權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唐毗沈研秘得蹤足下容綺靡
降神之歌明暢對儒之論李充之學邃信清壯也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滿陸之亞玄度學藝優騰華
削擅奇詩帶闕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權湘中之齊提荆楚之材夢馬發于精誠豈獨曰者之蛟鳳
長康於能過當其取石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日仲靜機曰通政正復清流德與西伐之計取定於
微尚者矣

贊曰人亦去法宮微流音美哉摩彥揚魏翰林俱諧振玉各控銜金子安大冲道文綺湖表度无僅時
燕宮終祭詞人共趨注州贊

東原先生晉書評節卷之二十三

外城傳

詳觀往誌述前開階綠外城以致願學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致福或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
恩升位非德舉識聰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玉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
慮危務進而不知退輪奐既至豐隙隨之者乎爰及江左末改覆車原亮世族羽儀王莽高門領袖既而
職兼出納任切股肱考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危國豈不哀哉若稽李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
鎮用能金身遠害有可稱焉

手瑋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涉學有智算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伊母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為太子而聲論不及弟依文帝素意重依恒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帝書奏且有匡救及帝踐阼累遣中使軍加散騎常侍在職十三年典禁兵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劍士畢賀皆連劄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罷遂不生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各下愛貴咸競效之又喜遊燕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辛謚曰威

杜文

杜文字弘理成恭皇后之父也性純和美姿容有威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庸若髮脂眼如露漆此神仙中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文形清早卒無男生后而又終裴氏居虜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孝武帝時崇建為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華甚器重文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文也其為名成所重如此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碧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為縣史事有不合令欲鞭之裒曰物各有所從根椽之材不合以為藩落也顯明尚垂察乃捨之後官至安東將軍裒少有簡貴之風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裒與弟高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驟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五年外魯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海州刺史不說兒孫為計將準勸其令準準曰第五之名何減
驍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率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亦嘗謂人曰準準曰準準曰準準曰準

王濛 臨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善隸書美姿容自號稱其人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居貧帽敝自
入市買之極悅其貌適以新帽時人以為違與亦因劉棻齊名友善棻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
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快方荀奉倩濛比袁耀卿凡稱風流者舉濛以為宗焉司徒王導辟為掾
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尚書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棻清尉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
謝尚清易令達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長號為入室之賓轉司徒長史既而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
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輒摩瓦甌之狀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年
臨殯劉棻以屏把厚履置棺中因勸絕火之謝安亦嘗謂濛云王長史語且不多可謂有令音子臨

蓋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也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相與者十輩蓋無所是非時簡
文帝輔輔連狀白之曰某人有人地某人有人才務存進退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後蓋以姻戚不欲在
內若求外出為會稽內史時王悅來拜墓蓋子恭往省之素相善留十餘日方還蓋問其故恭曰與阿太
語驕連不得歸蓋曰恐阿太非爾之友阿太悅小字也後竟亦初好時以為知人恭弟爽嘗與會稽王道
子欽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爾之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從爾二宮何小子之有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間之益遭違潛躍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繼終恩私使蕃任遇惡寵
靈而還惡恃勢位而驕陵屢犯忌章頓干國紀幸違寬政得免則善王濛地即清陽家承世祿曾賜聞

於華儉但崇綴於眷榮競美於華倫爭先於武子既塵清論有數王叔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慙勸善
弘理儀行外明季野神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言博名江衣見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
華抑亦播紳之令望者也

隱逸傳

若夫宮吳垂景少微以躡其次文繁探幽貞遊以成其象是以古先智士體其若慈介焉超俗浩然養素
藏身江海之上卷迹冥氣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蹈其耀玉輝水潔川淨歲時修至樂之道固無難
之休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今美其高尚之德綴集於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鄆北山為土窟居之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志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
怒登既出使大笑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
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
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
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
詩曰昔愁柳下今愧孫登登竟不知其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璽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道逢吟詠常宿白社中孫楚時為著作數
就社中與論復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
芒芒太素是則斯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事孰知其賢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

不過時彼感麟麟乎麟乎胡不遵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自此不與宗族相見後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費人車來來者如雲統並之顧太尉賈充恠而問之統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充心異之便就船與語其應如響充使之任即使而不荅充又謂曰卿能作鄉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胡會萬國聖化猶存百姓感誅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其父墮江不得屍娥投水而死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眾人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嗚咽清淚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雲集諸人頓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充欲耀以文武而觀其末觀統危主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年二歲時祖警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媒辭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聲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前辟舉皆不就初喬邑人贖父盜所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即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為外黃令高顯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元康八年卒

董養

董養字仲道浚儀人秦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學母覽國家救書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地陷有二白狐出焉養謂魏阮孚曰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網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略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履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視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處後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不冠疫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佑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蘭詔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蓋疾時者共傳其文復不任莫知所終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遁每遊山林彌旬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恒著鹿裘葛巾採竹葉木實曾鹽以自供食有餘散施窮乏遂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既至置之西園溫瞻嘗問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一旦忽求還山及蘇峻反人皆以為知機卒為洪崖關並為作傳贊頌其美云

程莊

程莊字祖休尋陽人少以孝友著名耕而後食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繼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

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穢自我釣自物未能煩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天資解谷釣豈哉時人以為知言既節亦不復釣端居華門命徵並不就卒

劉驥之

劉驥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志存遼逸桓冲嘗到其家驥之於樹條杵使者致命驥之曰使君既往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闕大愧驥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羣小凡人致贈一無所受仁愛惻隱卒以壽終

宋纖

宋纖字含文敦煌人少有遠操沈靜不與世交居于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守楊宣畫其象于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為宣具威儀鳴鑼鼓造馬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爰數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賢勞我心年八十篤學不倦卒謚曰宋虛先生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沈靜寡欲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逵聞命收琴推琴

而往孝武帝時累徵不就病卒 長子勃有父風徵不起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博學善作文為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以親老家貧為鎮軍建威參軍事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逵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縣公田也種秫穀妻子固請五十畝種秫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奉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 刺史王弘每令人候之其親朋或載酒餞而往潛亦無所辭馬當言夏月廬閣高卧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善素琴一張弦索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世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置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美其來賈矣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畫象馬先數其人龍主虛之號實斯為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必含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敦清風於來葉者矣

藝術傳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禍豫定吉凶審存亡者禍福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逮邛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于長繼作搜遺錄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為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

陳訓字元道居陽人少好祕學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祭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

每而吳亡劉隨例內徙淮南周元嘗問訓曰官位訓曰君至卅年當劍符酉年當有曲蓋亮曰朕如來言當相逐拔訓曰性不好官性欲得木耳後亮果為義興太守金紫將軍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為酒藏史授符錄給史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遺歸達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著風角為人短陋無風望妙解占候卜數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候本命在申金為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治大光照天此為金大相燔水大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移居東府病遂差相約鎮諒請洋為中典軍永昌元年四月庚辰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主簿王振以洋為妖白約收洋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擊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風嫌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其難約美之即原振至十月三日石勒駑果到譙城東後約敗亮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劍立宮室至巴西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城長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處後亮病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所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為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洋年八十餘卒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湯子智

一入身言人自卷二十三
十一
馮子智字叔平濟北盧人能易善厭勝之術上常馳環家多喪病貧苦會智來環使室之智乃為卦卦
成謂環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居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
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環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并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
於是致瞻疾者亦愈

鮑倩

鮑倩字太玉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每訪得李氏推問嘗符驗
鮑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為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鮑嘗自見仙
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吳猛

吳猛豫章人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
江波甚急猛不做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莫之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
食善誦神咒能使鬼神願嘯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
旦至流水側從腹穿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石勒聞其名召澄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
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耀目勒由此信之及勒得稱趙天王敬澄彌篤事必諮而後行魏曰大
和尚勤愛于戒暴病危將殯勒歎曰朕聞魏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
洒而呪之就執試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如初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

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眾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立遷都于龍鎮心事澄有重于勒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石海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為海臨焉也百姓凶盜故多奉佛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怨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即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請禁之後澄知石氏將滅乃自啓啓墓于鄴西紫陌謂弟子法祚曰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屈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莫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常衣鹿褐或時以縵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卧恒服細石子一吞數粒日一服或多或少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其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白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為而鄴中大亂升平二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勅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即袁宏為南海太守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為之贊云

索統

索統字叔微敦煌人善占筮孝廉令狐象夢立水上與水下人語統曰水上為陽水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水上與水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 索統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統曰虜去上中下平成男子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即功曹張遵嘗奉使詣州夜夢

十七史詳節

卷二十三

晉書

十一

狼啖一腳鮑曰脚月被啖為邵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卒於家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慧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文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遣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偶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雋。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跋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乃遣呂光等率兵西代。龜茲以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破龜茲。乃獲羅什。光見其年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誓其苦。至光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至涼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龜茲河右及光父子。敗姚興。迎羅什。使入道。遂闢譯出眾。經羅什。唯好大乘。志在敷行。常歎曰。吾若著作。大來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寔將何所論。惟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典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死於長安。史臣曰。陳載等諸子。並該洽。廣博。研精。數術。允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秘奧。雖前代京官。何以加之。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既肇見星象。澄乃馳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龜吳王辛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獲災。隱文彰義。雖履識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德。

贊曰。傳叙災祥。書稱龜若。應如影響。以若符契。怪力亂神。說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四

列女傳

大虞與媯妫夏或塗山有城有娶廣陸之業大姪大似行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乾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關義殊月室者矣至若于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闡苑有碑陰訓故上從奉始下迄恭安一標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為之傳云

羊耽妻

羊耽妻羊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鑿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曰羊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威主國不可以不懼宜威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遂知其有他志及會將行請其子瑋為祭軍瑋固辭之帝不聽憲英謂瑋曰行矣戒之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不違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瑋竟以全歸耽從子祐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儉約如此

杜有道妻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過于杜氏十八而笄居于植女韓並瓜瓞撫育二子教以禮度傳玄求詳為羅室憲使許之時主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凱執權必為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默聽耳吾恐卵破雲消行自有在遂與立為婚晏等為宣帝所誅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生預後果為侯國三司

王渾妻

王渾妻鍾氏字琬魯太傅謙曾孫也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既過渾生濟渾嘗共球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政雖貴門與

却雖相親重不以賤下瑛瑛不以貴陵却時人稱鍾夫人之禮却夫人之法云

愍懷太子妃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番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陶侃母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為舟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罟詐遺母湛氏封詐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遠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屬自剗給其馬又密裁髮賣與鄰人供有饑遠聞之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虞潭母

虞潭母孫氏性聰敏識鑒過人潭自幼童便訓以忠義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為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遺兒往汝何為獨不潭即以子楚為督護與允之合誓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于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年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吊祭臨曰定夫人

周顛母

周顛母季氏字姑秀汝南人少時在室類父凌為事東府時嘗出糞遇雨遇止姑秀之軍會其父又不

後因求為妾父已許之遂生頴及高誤中興時頴等並列顯位嘗及至置酒絡秀舉鵬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高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高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誤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王凝之妻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辭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甚不樂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鵲未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凝之弟獻之庶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母稱之以適道韞有濟危者遊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嚴朗故有林下人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並傳於世

韋逞母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屬天下典胤宋氏諷誦不輟其後徙居冀州教逞學成名立任符堅為太常堅嘗幸太學禮樂遺闕時博士盧象昇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今年八十規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授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實治妻

實治妻蘇氏始平人名憲字若蘭善屬文治行聖時為秦州刺史破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宛轉循環以請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影動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昔室陵夷罕樹風儉斯開逸操相趨成俗薦之以劉石汨之以苻姚三月蒙胡惟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惟德舊之情馳驚風埃脫落名教賴縱忘反於茲為極斯皆冥冥踐義途匪因教至歸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桂無慙雅引可以教揚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婉柔則載獨六行爰昭四德操繁風霜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歷代

四夷傳 東夷

東夷肅慎氏有石砮皮骨之甲楛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達周公輔成王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楛皮之屬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適貢於石季龍四年方連季龍問之答曰每歲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西戎

西戎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關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關吐谷渾曰馬為首耳關其常性何怨於人乘別甚異當

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虜悔之遺其長史樓馮等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賤也理無並大今因馮而別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焉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擁馮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為阿千虜追思之作阿千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於是西附陰山其後子孫陳有西零已西極乎白蘭數千里吐谷渾卒長子曰吐延嗣 吐延雄姿魁傑虜懼之號曰項羽性倜儻不羈常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主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郭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駕窮山隔在殊俗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猜忍而負其智為羌酋羌醜所刺殺于葉延嗣 葉延年十歲其父為所害每旦縛羊為羌醜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兒羌醜將屠割之矣汝何為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羊人不益於先嘗以申國極之志耳其後傳至四世樹洛干為乞伏熾誓所破發病而卒熾誓聞其死 唐曰此虜醜所請有象白蹄也其蹄世嗣不絕

大秦國一名犁靛在西北之西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椽椽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夜尤瑩駭難犀火浣布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高客往來留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莫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舟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悵若漢使不絕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南蠻

南蠻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先是范滂立為王逸死奴文暴位 文曰南西卷縣夷帥范推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化成鐵用以為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變化治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廷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高估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遠作宮室

城邑及器械遠甚信愛之使為將文乃潛逸諸子或從或奔及遠宛無嗣文遂自立為王
扶南在海大灣之中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清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其船入海混
清且詣神祠得弓遂隨估人汎海至扶南內邑葉柳率眾禦之混清舉邑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清納以
為妾而據其國後徠其野荒蕪復世王扶南矣

史臣曰天宵形靈氣是稱萬物之靈聚土隨方乃有膚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鬼肆凶擧者為外夷野
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紀閭邊隙隙自古為患稽諸前史惠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
殷侯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肅劉之際匈奴氣強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
壤歷年斯水種類愈繁外魏殊名不可勝數及秦始皇前迷廣閭塞垣更格種落納姜少之後附
聞有鞠之新降接帳連羈充尔捷向既而沸唇成俗嗚鑄為羣振鷲響而挺災恣狼心而成暴何積燧
棠鼎且於嘉萌烈欽馳最無長於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鄰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
文也

列傳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隸導之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
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少失聲愷愷使取柱之一坐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
飲不盡輒投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並
勉強盡觴導遂數曰處仲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潛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蚌目已露但翳翳未振若
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元帝初鎮江東咸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

與馬共天下中興初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時劉隗用事脂疎閻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云初敦務自飾飾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專任閹外手控彊兵遂欲專制朝廷有尚鼎之心帝畏而忌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諫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御壺邊盡缺水昌元年敦率眾內向以誅隗為名敦既至攻石頭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交肆兵士劫掠內外宮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遣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劫如此敦遣屯武昌及帝崩移鎮姑熟以沈充錢鳳為謀主諸葛瑾節度周撫等為爪牙敦無子養兄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為武衛軍以自副錢鳳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詐難明帝欲討敦知其為物情所畏服乃偽言敦死下詔討錢鳳敦病轉篤不能御眾使錢鳳等率眾三萬向京師而以兄含為元帥帝遣司馬曹淵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爾門戶良矣鳳等至京師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頓戰破之俄而敦死應秘不發喪喪屍以席埋於廳事中也諸葛瑾等縱酒淫樂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乃發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跪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衙觀者莫不稱慶含父子奔荊州刺史王舒使人沈之于江舒嘗悲平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獨無所聞嘗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踴躍神氣自得儻若無人舉生數其雄爽石崇以奢委於物厠上嘗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汗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者新意遂無作摩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于色體為之癢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賜諸婢安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數其馬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英之子也生未暮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

物也。真以嶠所賞故遂名曰溫嶠。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溫彙。彙有風概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侯善。侯常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精作蠅毛礮。孫仲謀嘗與王之流亞也。遂高南康長公主除琅邪太守。累遷荊州刺史。永和二年。率眾西伐李勢。初諸葛亮遣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反至成都。遂降李勢。振旅還江陵。後又北伐。破苻健。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弱之乃瓊女妓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所以。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冠履解帶。喜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注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將屬登平乘樓。眺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願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坐中。皆失色。後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溫性儉。每宴。惟下七奠。持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覷非常。行禮王最。冀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跡若是。時有遠方比邱尼。名有道德。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裸身以刀自破。願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北伐。與慕容垂戰于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郝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遣拜溫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還鎮始。熟及帝崩。遺詔國家事一秉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溫入朝。赴山陵。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

日歸於姑熟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己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
薨諡六子第四子裒最愚不辨菽麥幼子玄嗣薨別有傳

五嘉

五嘉字萬年江夏人吳司空宗曾孫也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都督從事嘉選都亮引問風俗得
失對曰選傳當問吏亮舉庾亮瘦口而笑謂弟翼曰五嘉故是盛德人亮嘗大會州府人士豫章太守褚
裒問亮聞江州有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嘉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毋是乎亮欣然
而笑嘉良得嘉奇嘉為裒所得益器重焉後為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
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旌幟落嘉不之覺温命將賦作文嘲嘉嘉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
亂温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晚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
近使之然一生咨嗟還長史卒

史臣曰桓溫擬雄豪之運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博令與時既對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持城
用振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戎獮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谷洎復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
未能晏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動績冠時挾震主之
威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響斷脫漢廷窺伺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尤歸望於天
人然後步驟前王逮會虜夏遣子石門路阻襄邑兵推對謀畧之乖違趾師徒之執賊還愆於朝廷委
罪於偏裨廢王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斯實合誠
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垂然猶存極光窳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王威之不立也

桓立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
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歌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曰
靈寶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嘗登高望雲澤歎曰
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奪官歸國後乃求為廣州朝廷從之及平殷仲堪楊佺期詔以玄都督別司羅
等八州及揚豫八郡至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自後多與朝廷構怨元興初後將軍元顯稱詔代玄
玄於是興兵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害元顯于市及太傅道于以下多遇害其後矯詔加相國封楚
王加九錫僞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
佳園宅者悉逼奪之未幾諷帝禪位百官到姑熟勸玄僭位玄乃登壇篡位以玄壯告天初出偽詔改年
為建始右丞王佖之曰建始趙王倫偽號也又改為永始復是王莽所執權之歲其兆號冥符得逆如此
玄自篡盜之後馳舍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性又急暴呼名嚴連朝野勞瘁怨思亂者十室八九馬
養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及義兵至桓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相與南奔至江
陵石康納之劉毅等復進師與玄戰於峰嶺洲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至康大潰玄欲奔入蜀道殺回
洲為益州督護馮遷所殺初遷抽刃而前玄拔頭上王髻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
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玄自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

殷仲文

殷仲文觀之弟也少有才藻善容貌桓玄之姊仲文之妻也玄甚悅之以為諮議參軍時王謚見禮而不
親于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於王于矣及玄為劉裕所敗仲文叛王奉玄二后投義軍而為鎮
軍長史轉尚書因月朔與康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

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嗜善所輕者蓋皆比肩常快快不得志忽遽為東陽太守意猶不平行至當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我與何無忌有隙為無忌中傷伏誅仲文與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 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輩仲文讀書半表約則文才不減班固書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史臣曰桓玄篡凶父之餘篡授奸回之本性含怒於天職豈藏其不心抗表以稱冤登高以發憤雖蒙以勳勳圖非望始則傲震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酌管縱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大羊稱兵內侮天長喪亂山力實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亮釋舜以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水伏而義旗當發忠勇奮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凶渠即戮更延隆麻復振頹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闕于天祿不可以安處者也 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官過麻表其祥彤重五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儀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王機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初為成都內史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入廣州至城訥家督散乃推節避機機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為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然而止機後為陶侃所滅

蘇峻

蘇峻字季高吳廣人少為書生有才學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總焉於本縣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從率其所部數百家泛海南渡既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屬

揚將軍後討王敦有功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恩賜內史封郢陵公峻本以單家聚眾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而峻潛有異志撫納亡命眾力日多皆仰食將軍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謀害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庾亮亮下詔徵峻峻疑其誅已遂不應命於是與祖約謀為亂而以討亮為名與兵交于陵口與王師戰頓捷遂據將陵覆舟山率眾因風放火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去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將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苦單自障生地以土自覆辰號之聲震動內外時溫嶠聞侃已倡義於武昌峻聞起兵遂遣天子於石頭嶺等既到眾戰不捷亦皆解溫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遣子頌與匡孝以數千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若能破賊我吏不如子肉舍其眾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回趨白水陂牙門彭世季子等投之以矛遂馬斬首傷劉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寧忠平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琊人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恭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術嘗就人借爪刀其主求之子奉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爪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奉傳其術然淳役有小才難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祈福慶後為會稽王遁子所誅恩逃於海東聞奉死志之皆謂焯焯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同命志欲復讐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案內史王叔之有眾數萬於是會稽吳郡等八郡一時俱起假長史以應之旬日之中眾數十萬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壽朝廷遣征北將軍劉牢之等討之恩乃虜男女二十萬餘口一時逃入海累年沿海寇諸郡無後數為裕所敗遂遠遁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沈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眾推恩妹夫盧循為主盧循

後為杜惠慶所敗亦投水死

史臣曰惠皇天御政令朝危難起蕭牆毒誦函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綱好亂樂禍扶詐懷奸命倚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於冬德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宜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逼張淮浦或嗾張荆衝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逼陵陷隘屈強江湖未浚歲稔或至謀戮實自取之非為不幸岐灼同受相濟生此亂階孫歷同類相求嗣成故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天雖英謝之毒被含靈幸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此暴鼎是加也謀縱乘茲釁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替曰中朝政散王綱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孽妖同障構茲多難荐食制衡陵危江漢孫盧姦惡灼峻獲賊窮凶極暴為鬼為蜮縱橫以我旋至顛路

1871

1871

華其備豫如此 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

據魏書劉元海於五胡後為西涼王後一年再稱魏稱魏後一年符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符健後一年也魏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吕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秃髮孤據康川稱南涼後棠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圭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魏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廢班據和龍稱北燕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禍之首云

前趙

劉元海

劉元海匈奴人名元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元海父豹為左賢王然皆家于晉陽汾湖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于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頭有二角軒鬚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按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藉而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幼好學尤好左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閻門生曰吾每觀書傳常都隨陸無文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國君子之所耻也於是遂學武

十七史詳節

卷二十五

卷二十五

事妙絕於表表臂善射臂力過人姿儀魁偉大原王渾廡稷友之命子濟拜馬成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軍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元海從祖劉宣等竊議推元海為大單于使人密詣鄴告之元海後誰謂得歸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都於離石劉宣等勸元海圖晉氏元海曰善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水興元年偕即漢王位以其祖漢氏之甥約為兄弟故也永嘉二年偕即皇帝位收年水興後還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改元河瑞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

劉聰 陳元達

劉聰字玄明一名戴元海第四子也母張氏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胎而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及元海死聰殺其兄和偕即皇帝位改元年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又為皇太弟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榮為河內王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悉為單氏之母也又屢以為言單氏惡而聰悲悼無已聰后呼延氏死聰使大鴻臚李弘拜太保劉殷二女為左右貴嬪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其弟又固棟聰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絕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固棟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為子納司空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稱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後立左貴嬪劉氏為皇后聰將為劉氏起宮儀殿於後庭建尉陳元達諫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風乎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時在道送園亭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當當上訴

下於天下所陞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遊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嘗陞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饋腰而入及至即以饋繞樹左右受之不能動聽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勸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聽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道遙園為納賢園李中堂為槐賢堂時愍帝即位於長安有流星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其間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聽甚急之既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身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亂進御無序矣魏將趙染次新豐朝廷遣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阻于累投有輕緝之色長史魯徽諫染曰勿輕之染曰索綝小豎豈能污吾馬蹄刀刃郎晨半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于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微臨刑曰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也劉禮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袁紹殺田豐其事與此類要當祈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伏枕席而死也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蹄漆不容尺鯉染之謂也趙染寇北地姜魯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怖而窮且將攻城中弩而死聽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嫺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尋以左貴嬪靳氏為上皇后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嫺靳氏為右皇后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聽不納後遭元達為御史大夫時聽中常侍王沈宣漢俞容中容宮僕射郭琦等密竊幸用事聽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燕戲或三日不暇聽臨上秋谷諫其指進基母違尚書王琰等七八人皆廢閣所忌也太軍劉易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等詣閣諫植王恢等之忠節沈等之姦惡云云聽以表示沈等笑曰是兒等為元達所引遂成廢也寢之劉易又上疏固諫聽大怒手壞其表易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貳貳生子歸而自殺聽又立上皇后樊氏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軍旅在外飢疲相仍後宮當賜勅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聽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

夕夕生來哭人最慘遂發病而死後聰子約死一指猶腹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諸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遼須臾國無王女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後國中大亂汝且退後年當來見我不久約拜辭而歸適遇一國曰荷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謂約曰劉即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安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荷尼渠荷國天王敬信遼須臾國天王成在攝提當相見也及聰死與此玉并墓焉 時東宮宮鬼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曰天下其三分乎願陛下早為之所 中常侍王沈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為左皇后王鑿崔懿之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象育之義生永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舟妣氏以興闢睢之化魯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頌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天漢之禍又如此矣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于祭嗣位 聰后靳氏宣氏樊氏王氏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嘗晨夜燕淫於內以靳氏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應軍國之事一決於靳氏遂作亂勒兵入宮執祭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貧躬耕讀書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為左賢王聞而召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借獵後為黃門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為賤官而已元達曰雖惟性之有分益分者顯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是以抑

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寒屢進讓言退而朝
單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異朕反使汝畏懼乎元達叩頭謝及其死也人盡哀之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聰慧有可度年八歲從元海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
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性落拓高亮與眾不羣
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千時號為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郗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
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之道或嘗隨邊管涔山以琴書為事夜閑居有二童子
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
背上有銘云神劍御除眾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為五色新準之難曜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墜太保
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上尊號曜以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光初拜新準徒長安結宗廟社稷南
北即以水水晉金行禮號曰趙曜行次龜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地
震長安尤甚時曜妻辛氏有外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微也長安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蜀徐庫彭曜
乃誅車因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謀大夫苻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于
道而盡殺庫彭等於是巴氏盡叛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盡閉子遠又從獻表諫曜怒甚毀其
表曰大蕃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叱左右逐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左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
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誰與居乎曜愈解乃赦之苻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都督秦征討諸軍事大
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苻子遠下長安而還曜大悅後以苻子遠為大司徒曜命起鄴明觀

立西宮建陵嘗臺又將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情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奉詔書營觀而道窮義成以非之興亡者何固然於前惟陛下覽之矧大悅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圖此言于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與子 隴石陳安叛隴使其將軍平先率勁騎討安安左手奮七尺刀右手執丈八蛇矛平先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安乘馬而走斬于湖曲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寬養將士同心肝驕驕父馬鐵鞍鞋七尺大刀奮如滿文八蛇矛左右左右盡十過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驕驕鼠尾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今于何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矧不撫士求專與孽臣佞諂左右或諫隴怒斬之及關右李龍據石門隴知石勒自率大眾已濟始孫增榮陽杜黃馬關賊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隴問曰大胡自來邪其眾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威不可當也隴色變使攝金鑪之圍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隴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將戰飲酒數斗比出復飲酒斗餘師大清隴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水上為石堦所執送于勒所後勒所殺隴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至隴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乘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營者幽后不綱胡虜暗于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闕洛至於冀強弱妙兵權體與衰知利害於戎中華未可量也況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鷹犬之下是以策馬鴻塞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日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啓典王之喜骨都論剋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疆北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為不仁矣 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為夷狄之邦朱泚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普皆所謂并仁義而

盜之者焉。僞王斯亡。玄明暴嗣。樹恩戎旅。既德威離。開河開冀。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信不由中。自乘弘遠。貌之為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後患害。害。俄人方營。並后載。駭。開。整。類。於。迴。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度。陷。洛。蹙。馬。陵。山。胡。結。道。諸。粉。忠。貞。於。戎。手。聚。指。紳。於。京。觀。先。王。并。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洒。淚。若。乃。上。古。救。虜。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飾。來。時。與。兵。誓。野。投。焚。既。隨。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鑿。清。淨。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夜。天子。以。行。觴。舉。來。興。以。氣。益。廢。取。之。淚。既。盡。早。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為。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王。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暴。辱。於。斯。為。盛。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苟。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 唯。則。天。肯。勉。勇。遭。遇。時。艱。用。兵。則。王。剪。之。倫。奸。殺。亦。董。公。之。亞。而。冰。基。醜。賴。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亮。征。和。苞。獻。直。節。明。聖。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馬。自。絕。強。藩。禍。成。動。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捨。芥。豈。石。氏。之。興。歟。何。不。支。之。盛。也。

贊曰。惟皇不範。適旬居宮。丹朱罕嗣。冒頓爭維。胡旌颯月。胡馬騰風。埃塵淮浦。號呼河宮。未央朝寂。詔門。空空。郭欽。五。慮。辛。有。知。戎。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六

載記 後趙

石勒 張奐

石勒字世龍。初名閻。其先匈奴別部。卷渠之胄。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

四隴邑人行賤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行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雖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遠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勒邑人厚遇之時多噉笑唯鄙人郭敬陽曲盡驅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每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太安中并州飢亂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在其中既而賣與平原人師權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王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歸以告權權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權家鄰於馬牧與牧牛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備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王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成都王頤故將公師藩自稱將軍起兵趙魏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既而桑敗勒歸劉元海元海以勒為輔漢將軍後勒寇鄯州數有以進軍攻鉅鹿常山二郡陷冀州郡縣晏糜百餘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乃引張賓為謀主以刁膺張敏為腹肱襄安孔長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暹明吳豫等為將帥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曼壁三十餘所遂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勸勒北還帝從以賓為參軍都尉領記室專居中總事初勒被擄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現遣張儒送王於勒遺勒書意欲勒歸附會室勒報現曰事功殊遠非屬儒所聞若當違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現名馬珍寶厚賞其使謝歸以絕之勒遂長驅寇鄯攻劉漢於三臺時諸將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據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賓先進於是進據襄國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鄯三臺鄯遣將軍謝齊

等率三臺流人降於勒勒攻乞活李憚於上白斬之將玩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志免降者以配之勒謂張賓曰郭魏之舊都吾將營建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信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於是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竊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皓所謂君臣相知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為參軍勒以石季龍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獲奪之萌兆於此矣 時王浚據有幽州勒有吞并之意用張賓計稱藩推奉浚以為信然勒乘其不意龍之遠執浚斬之河朔大惶初穿地而生二句則化狀若蜚七八日而卧四日蛇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餅菓尤甚 劉聰死劉曜復僭號著勒大司馬加九錫進壽趙公其後曜殺勒所遣使王脩於是構隙勒怒甚下令曰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孫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石季龍與張賓等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不許石季龍等復請以河內等十一郡并前趙國等十三郡合二十四郡為趙國舉高貴魏武復冀州之境勒久乃許之大興三年勒偽稱趙王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著石季龍為軍子元輔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其嚴謹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召宮門小執法馮着責其不彈白着懼懷志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其呵禦之而又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怒而不罪 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遊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

背勒歸順勒憚之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僕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脩祖氏墳墓為置
守家二家莫逃感恩報其寇暴逃聞之甚悅遣使脩結和好自是寇掠又安人得休息矣勒令武鄉耆舊
赴襄國物上黨武鄉人也既至勒親與卿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厓池迭相歐擊至是
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滬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讎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
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乎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
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張賓舉為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
之權感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乃使弘母譚張披與張賓為遊狹勒遂殺披賓知遐之間已弗敢請無幾
以遐為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於程氏矣勒以參軍張坦清官擢授資武內史既而入
辭勒見坦衣冠榮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樸率然而對曰頃遭竊賊資財蕩盡勒笑曰竊
賊乃爾異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蒼生也賜車馬衣服裝
錢三百萬以勵貪俗 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嘗使
人讀漢書聞鄒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
達如此 石生攻劉曜河南太守尹平斬之魁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又日交
河東弘復問百姓無聊矣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勒不聽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以幾殆乃曰不
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綉爵脯內俟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勒既將營鄴宮又欲以世
子弘為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勲效之重伏郭為基雅無去意及脩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
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退宅姦其妻文掠衣物而去 劉曜敗季龍於高侯遂圍洛陽吳國大夏勒將親
救洛陽程遐等固諫以為不可親往勒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召記室參軍徐光謀之光對曰劉曜來高

候之勢而不能進臨異國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敵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俟內外戒嚴有諜者靳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墻濟自大碣先是流斯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漸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及戰曜軍大潰石坦執曜送之以徇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乃旋師羣臣固請勒宜即尊號勒乃偕即皇帝位 勒將營都宮廷尉續咸切諫勒大怒敕御史收咸將斬之中書令徐光進諫勒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尊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况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繼之耳且勒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勒因繫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於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魏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宜所擬乎羣臣皆頓首稱萬歲 宣起西河界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勒正服於東堂以問徐光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卿之神也應代所尊或者以為本宜替也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黃門郎韋謏曰按春秋藏米失道陰氣發洩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今雖為水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泣寒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疑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墜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子弘嗣位以懦弱尋為石季龍所殺

張賓字季孫趙郡中丘人博涉經史不為章句淵達有大節常自謂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及見石勒引為謀主機不虛發真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勳也及卒勒流涕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石季龍 冉閔

石季龍勃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勃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勃弟高性殘忍好馳獵尤善彈數彈入軍中以為毒患勃白母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槓折節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為娉將軍郭崇妹為妻季龍殺郭氏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攻勃龍之仗以專征之任季龍自以勳高一時成大趙之業者我也成康元年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下書稱居攝趙天王尚方令作司南車成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菓不脩者貶其守宰時衆役繁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僭稱大趙天王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時曰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台輔百司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 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送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 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海岱河濟人無甯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宮增置女二十四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十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會之率多自設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

者十二人皆為列侯光祿大夫達明因侍切諫李龍大怒遣龍騰候招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馬祿仕而已勒及李龍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量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時沙門吳進言於李龍曰胡運將翼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李龍於是使尚書張暎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來運土築華林園及長牆於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等切諫李龍大怒曰曠朝成夕沒吾無恨矣 楊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脰闊十餘里泛之於玄武池命石宣祈於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門李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非天崩地陷當復何然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子遺李龍復命石鑿亦如之出自井州游子秦晉宣素惡鑿龍是行也嫉之彌甚於是相圖之計起矣俄而宣使刺客殺鑿於佛舍又欲謀不執事發李龍殺之乃立幼子世為皇太子永和五年李龍僭即皇帝位建元曰太宰 及李龍死時永和六年在位十五歲於是世即偽位長子石遵擁兵奔喪既至廢世自僭即尊位世凡立三十三日俄而冉閔李龍執逆於如意觀而殺之石鑿乃僭位現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鑿欲誅閔農閔農使王簡帥眾數千守鑿於御龍觀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往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勃城門不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也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也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於時高鼻多鬚至溫死者半閔馳還廢鑿殺之誅李龍孫三十八人盡殲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冉閔字永曾小字棘奴李龍之養孫也父暕字弘武本姓冉魏郡內黃人閔幼而果銳李龍撫之如孫永和六年殺石鑿僭即皇帝位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冉氏時慕容厲已尅幽州略地至於冀州閔帥

騎距之先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連戰恪問所乘馬曰朱龍日行千里俄而燕騎大至國之數重閣
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為恪所擒送至於薊為立閉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
何自妄稱天子問曰天下大亂爾曹勇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邪為怒鞭
之三百送於龍城斬於遼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為道使者祀之謚曰武悼
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為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
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奪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羣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
見奇醜類聞辨上黨李子隆其非凡倚嘯洽城夷甫識其為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渠徒
桑間扇禍揀劉我都邑禍害我於元朝而滄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孽孽魂於龍漠豈厭會德而
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連步勇可謀間發猛氣橫飛連唾魏武則風情慷慨近晉劉琨則音
詞獨步爰元起於苦聲陳其亂政之慘義紆祖於異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仗奇
材而竊徽號擁舊節而抗王室流屍表楚冠帶釋介冑開庠序節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
古之為國局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頃禍滅業歸焉秦斯乃知人之
闇焉李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儼約晏於羊質騁暴心於狼性始懷怨怒終行暴奪於是窮驕極侈
勞役繁興倉儲相尋于文不思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哀無地戎狄殘獲斯為甚乎既而父
子猜嫌兄弟離隙自相屠膾取笑天下墮土未燔禍亂并臻繫繫起於張豺族傾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
道故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為咎必應理若循環世寵之殛昏人既窮其華水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
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屢飛五岳，霧晦三精。狡馬石氏，怙亂窮兵。流爨肆虐，剝邑屠城。始自秦盜，終假鴻名。勿謂凶醜，亦曰時英。李龍鳳奪注，虛播聲身。長國派其由禍，益。

東萊先生晉書評節卷之二十七

載記

前燕

慕容廆

慕容廆字英洛，瑯琊城鮮卑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色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寇，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魁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廆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廆幼而魁岸，姿貌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推有知人之鑒，廆童冠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臂幘遺廆，結殷勤而別。廆以大棘城即帝顛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禮法，制同於上國。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大單于。昌黎公廆讓而不受，乃遣使浮海，勸帝承大統。及帝即位，尊位，遣謁者重申前命。廆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刑政脩明，流亡士庶多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裴疑、曹昌、陽耽為謀主，逢羨游遠西方，處封抽宋，嬰裴闕為股肱，封英宋該、皇甫茂、繆愷以文章，才為任居樞要。宋左車胡母莫孔慕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客，劉諧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曹，東脩學業，為廆賢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成帝即位，加廆侍中，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也不可以不急。泊色便佞亂德之基。

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咸和八年虜卒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虜之第三子也龍顏版齒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虜卒嗣位咸康三年僭號燕王以世子儁為太子石季龍怒皝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於棘城戍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郡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手遣子恪等出擊敗之帝又遣使進皝為征北大將軍單于公如故皝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又聞庾亮弟冰與皝為相乃上表言其失又與冰書冰見表及書其懼遂與何充等奏聽皝稱燕王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於龍山皝親率羣僚觀之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於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序於宮宮以行鄉飲之禮皝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皝親臨東序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近侍

庶兄翰

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雉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虜庶兄翰

翰性雄豪多權略猿臂工射膂力過人皝深忌之皝嗣翰出奔投宇文歸跋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逸謂追者曰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擊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故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中刀銀追騎乃散既至皝甚加恩禮後為人譖遂賜死

慕容儁 韓恒 李庶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虜宮宦者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辰既而生儁虜曰此兒骨相不恒吾

家得之矣及長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跣死僧即燕王位明年馬率三軍南伐次於無終百李龍幽州刺史士午番城走留其將王他守劍攻陷其城因而都之及暮蒼梧擒冉閔馬遵慕容評進攻鄴城奉而攻寇遂再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於中山先是閔將將幹以傳國璽送於建鄴馬欲神其事業言恩還在已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僧即皇帝位建元曰元璽時朝廷遣使詣馬爲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之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馬爲太子暉死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暉爲皇太子改元曰光壽 初處有駁馬曰謂白有可相逸乃石季龍之伐棘城也既將出難欲乘之馬悲鳴蹀躞人莫能近說曰此馬見其先朝孫當杖之處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蹀躞益奇之至是四十九夜矣而駁速不虧馬比之於鮑氏馳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錫勒其旁置之於城東掖門是歲家成而馬死馬自刺城連於鄴繕脩宮殿復銅雀臺常山大樹自投根下得堅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稍奇有異常玉馬以爲靈神之命遣尚書郎以太牢祀之 馬諫羣臣於滹池酒酣賦詩因說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潘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孫常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暉亡以來孤鬚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暉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聖賢志業臣實不敢不知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聞也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宏汎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取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規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經財子民惠民隱恤此其八也高泣曰卿雖憂慕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景茂幼冲器業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入德闡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綠竹所以爲損耳馬願謂暉曰伯陽之言築石之患汝宜戰之萬夜夢石季龍蓋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戮而罵

之曰死胡安敷夢生天子鞭之棄於澧水俄而為寢疾召慕容恪輔少主謂曰李續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并平四年為死在位十一年

韓恒字景山淮澤人少能為文師事同郡張載奇之曰王佐才也永嘉之亂避地遼東應召見嘉之咸和中君傳建議表請燕王之統恒獨謂要君以求霸者非為臣之義處不平之出為新昌令為僧位與李產俱傳東宮從太子暉入朝為顧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初仕石氏後仕為感位尚書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續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續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後仕為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暉立慕容恪欲以續為尚書右僕射暉憾續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裁續遂死

慕容暉 恪 皇甫真

慕容暉字善茂雋第三子也為死僭即皇帝位改元曰建熙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暉既厲勸國事皆委之於恪慕容根恃勳多有無上之心乃言之於恪恪曰公醉乎何言之物也昔曹賊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即况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更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還根將謀為亂於是收根等於禁中斬之 暉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攝首致政曰臣以朽聞器非經國不能上諧陰陽下稷庶政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委輔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輿為朽尸祿貽殃負乘招悔臣等而可久忝天官以蔽賢路敢忘處丘避賢之美輒循兩竦知止之分謹送章綬惟垂昭許暉曰先帝所託惟臣二公豈宜虛已謙冲以違委任之事恪等乃止慕容恪有疾月餘而死國中皆痛惜之 行堅將討護據陝降於暉暉恐暉乘入關乃盡

銳卒以備華陰。臆下詭欲遣兵救護。因圖關右。太傅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符堅間貨。沮議。符詎知評
睦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廢於慕容垂。皇甫真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惡。惡為日久矣。今若乘機
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沛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
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符堅王猛乎。真曰。然統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慕容垂既破晉。大司馬桓溫
有大功德。德彌振。評素不平之謀。殺垂。垂懼奔於符堅。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眾伐。賸賸使評等。素精兵
距之。猛與評相持。評性貪鄙。郭固山泉賣。鴛鴦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賸遣使讓評。評懼而與
猛戰於潯州。評師大敗。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眾十萬會猛攻。賸騎將郗超等夜開城門。以納堅
軍。賸與評等奔於昌黎。堅遣郭慶追及賸於高陽。堅將臣武執賸。賸縛之。賸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
我梁山臣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賸於堅。堅詰其奔狀。賸曰。孤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
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賸後終為堅所誅。始鹿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賸四世。賸在位二十
一年。以太和五年。咸通。虜號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字玄恭。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度。數從賸征伐。臨機多奇策。初建鄴。聞雋死。曰。中原
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恪臨終。賸親臨問。以後事。恪曰。吳王錗也。文武兼才。若滿之
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誤必有闕。閣之計。言終而死。

皇甫真字楚李。王猛入朝。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曰。昨拜令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
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真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為奉
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行氣。醜虜。乘生隔閡。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得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

自晉漢委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 慕容廆英資偉量是曰
邊豪擊逆秦固實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議於魯冊象龜發詔昭大訓於姚典况乎放命挺禍距
戰發其狼心剝邑屠城略地騁其螫賊既而二帝遊平陽之酷按兵絕運五鐸啓金陵之祚奉禮稱藩
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養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
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 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
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略於時慕容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冲年庚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
孔艱遂得披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駕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推陣乃負險自固恃勝
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鄧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為侯瞻義烈而功微徵前
經而禮緝給堅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因石氏之釐首圖中原燕士協其善其馬
為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勢傍鄰咸加邊服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偷安
寶錄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於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
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 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隸
河南包銅城而臨漢北西秦勤卒頡頏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都宮而授重靈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
恭即世虐媼亂朝垂以勳德不容評以賄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
御案敵案情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銜軻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
亡子常計而郢覆終以身死異域皆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委茲雜種奕世彌昌角端掩月步振翻霜乘危蠲起恬險鳴張假為神聖憑
陵帝擲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東萊先生晉書註節卷之二十八

載記

前秦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寸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為氏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初歸石季龍從降晉永和六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時有說洪稱皇帝者洪亦以讒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皆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三秦王洪死子健立

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永和八年健即僭皇帝位在位四年死子生立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健卒僭即皇帝位生雖在諛聞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時災異數見左光祿大夫強平諫生怒以為妖言繫其頂而殺之猛獸及狼大暴害人百姓皆聚而邑居遂廢屠屠暴虐臣奏請禳災生曰天豈不子愛產生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殺故耳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生怒殺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秦兵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宗室數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既自有目疾其所謀者不足不臭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際之是夜苻法夢神告之痛而心忤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亦逃扈下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杖歸堅生猶昏蒙未寤尋殺之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洪

李雄子李猛

苻堅 王猛

符堅字永固其母荀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以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自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曰堅幼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措不失機徐統遇之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又密謂之曰符即後當大貴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家學洪曰汝夷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亦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胡日授之堅博學多藝有經濟大志王猛呂纂等並有王佐之才為其羽翼及堅弑符生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改元曰永興以子宏為皇太子兄法為丞相弟融為陽平公子丕為長樂公王猛薛讚為中書侍郎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為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謚曰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 登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妻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與世氏豪也有大勳於符氏負氣倨傲衆每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因爭堅欲尚主有醜主堅命斬之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懼猛焉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為中書令京兆尹猛與中丞鄧羗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餘人於是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為尊也 堅僭位五年風凰集於東朝大赦其境內初堅之將為赦也與王猛符融密議於靈臺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猛融俱進紙上有大蒼蛇入自牖聞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

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勅外窮究之咸官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聖鏡曰其向蒼蠅乎蟹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脩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孫並遺愛其有學為過儒才堪幹事清脩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號稱多士又改元為建元堅弟苻丕據上郡從兄柳據蒲坂叛堅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屬梨以為信皆不受堅命尋並討滅苻丕來奔五猛率楊安鄧羗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苻丕遣其太傅慕容評率眾四十萬餘拒之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驍護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窮新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渭原而晉眾畏皆勇奮破秦衆獲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眾也惡之謂鄧羗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將軍其勉之羗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羗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羗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秦旗斬將殺傷甚眾戰及日中評眾大敗乘勝追擊於是進師圍鄠堅聞之躬率精銳十萬向鄠七日而至遂攻鄠陷之赦慕容暉及其王公以下皆徙於長安堅嘗如鄠狩於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眾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為蒼生父母何可臨於游田若禍起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晉文公悟愆於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羗臣曰溫前敗滿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極溫之謂乎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願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資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

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美彦雲集誨我氓黎堅以王猛為丞相以符融代猛為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
 霸東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滯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於前殿太史令
 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閹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
 不遠違重星官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於尾箕太史令張孟曰彗起尾箕而墜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
 堅誅秦容驍及其子勇堅不納更以驍為尚書垂為京兆尹慕容冲為平陽太守符融聞之上疏諫堅不
 從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驍容本王猛
 卒大宛國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未幾五色鳳屬其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
 咨嗟美詠今所獻焉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勢驚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先是高
 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截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廣
 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十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
 亡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羣臣尚書郎裴元略諫堅大
 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為諫議大夫 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觀
 之見其事慙泣突其書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等已死乃止辟陽侯書 太元七年堅察羣臣賦
 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子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
 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 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
 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
 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莖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
 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微也皆赦不誅 堅引羣臣謀伐晉秘

畫策未形勸堅躬行天討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討之無遺天下
雖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
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表偉才可謂晉有人焉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
石越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也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
知也羣臣各有異同堅曰所謂筮室於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出獨留符融議之融言晉不
可伐者三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融泣曰臣智識愚淺誠不足採王意略一時奇
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先是有沙門道安者出入與堅同筆堅尤信重之至
是羣臣謂道安曰王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為蒼生致一言也故道安因此而諫堅不納其後慕容垂
勸堅內斷勿採羣臣之言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堅於是遣符融等率騎卒號
百餘萬往伐會稽遣謝石謝玄桓伊等水陸七萬相繼拒融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堅大悅堅先至
項城及得融報以輕騎兼道赴之堅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營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
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也何謂少乎憚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求助於鍾南
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若有為力焉於是堅與謝石等戰於淝水大敗堅為流矢所中單騎
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殮豚解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堅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
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初誘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
城為六軍營鎮堅不從故敗自是慕容垂慕容泓慕容冲等各聚兵反叛堅命符融賈術姚萇等討泓於
華澤叙輕敵為泓所敗被殺堅大怒懼誅遂叛慕容冲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年十四有殊色堅
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獸之曰一雌復一雌雙飛

入紫宮威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梧竹數十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馬冲進逼長安堅曰吾不用堅竟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取秦此秦人呼鮮慕容暉諸弟起兵於外暉密結鮮身之東謀慮之事暉堅乃誅暉父子及宗族城內鮮卑皆殺之城中有書曰古符傳寶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堅信之乃付太子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誅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軍將母妻宗室出奔百僚逃散冲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姚萇吳忠圍之忠執堅以歸新平萇求傳國圖堅頭目叱之萇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求為免奔種代之事堅曰聖賢之事奈何擬之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誅及張夫人並自殺後在位二十七年堅死子丕立二年而敗丕死族子苻登立九年為姚萇子興所敗被殺自健至登凡四十有四歲太元十九年滅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少貧賤以鬻菴為業嘗貨菴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菴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菴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環姿為偉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 應於華山據依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欲翼待候風雲而動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股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蒲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温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諄諄與俱南還山諾師師曰卿與桓温豈並世哉在此自可當富貴何為專事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真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累遣尚書左僕射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選

權傾內外討慕容暉進封清河郡侯留鎮冀州俄入為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暉表辭堅曰卿昔蠅蟻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朕奇卿於薏見擬卿為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譽之雅志豈不精異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屢入夢美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今天下向定矣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速不許猛宰政公平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於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性剛明於善惡尤分微時一猿之惠腥臍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國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歲堅哭之慟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晉景略之速也

符朗

符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為青州刺史後晉遣將伐青州朗遣使求降許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醜而才急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愜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譏請之朝士盈坐並獲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為不及達之也又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道子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餽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羊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進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鴛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後王國寶譖而殺之

符丕

符丕率水叙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略嘉之堅死僭即皇帝位於晉陽初符纂之奔丕也部下三十餘人不猜而忌之率騎數千南奔東垣馮該斬丕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遠龜之穴于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騶鳥之靡定符洪擅靈輿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蔓草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毒雖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累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皇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獸之朝飢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連禍不亦宜乎 永固雅量環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提草付之休徵冠剪蠢回基承偽恩遵明王之德教關先聖之儒風撫育恭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融以懿威贊經綸權倖以諒直進規模鄧張以忠勇恢威略雋賢效足祀梓呈材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固以功倖先烈宜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威莫之比也既而足以夸世懷諫遠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慙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疑山疏爵以俟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於淨野之纏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關步搖啓其禍先境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墜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 符丕乘亂僭稱及傾敗斯可謂大之所廢人不能支持登其離散之兵屬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敢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拔氏捷獲藉世資遂雄關隴長生昏虐敗不旋踵永固禎祥肇自龍驤垂旒負扈竊帝國王萬生縱敵亂起於鍾丕登僭假淪胥以亡

徐嵩字元高少以清白稱符堅時舉賢良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者嵩一皆考竟請詔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史故當慮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載記 後秦

姚弋仲 襄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石季龍時聚邊冠軍大將軍季龍末梁擄敗季農於榮陽季龍懼召弋仲弋仲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求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性猶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不於是貫錡跨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擄 冉閔之亂弋仲遣其子襄討閔飛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為擒不須復見我也襄大破閔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石氏滅乃歸晉永和八年卒

襄字景國弋仲第五子弋仲死晉處襄於譙城後與殷浩不協襄乃北引將圓關中符生遣符堅更擊之襄歟為堅所殺時晉升平元年也

姚長

姚長字善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襄死長率諸弟降於符生符堅以長為揚武將軍及符堅寇晉以長為龍驤將軍謂長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疏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賈衡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長之討慕容泓堅子毅死之長懼奔於馬牧西州豪族尹詳等率五萬餘家推長為盟主及殺符堅於新平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於長安改元曰

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時諸營既多故號長軍為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 其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長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小節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長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諫言安知過也 長敏符登於安定置酒高會謂諸將曰吾不如亡兄有四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長寢疾夢符堅為夢寤而驚悸遂狂言以太元十八年死在位八年

姚興 尹緯

姚興字子略長之長子也太元十九年僭即帝位於槐里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問而立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晉輔國將軍袁處之等貳於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處之等曰桓玄雖晉臣其宗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不處之曰玄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為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耶清吳楚興大悅以處之為大司農興如道遙園引諸沙門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涼州刺史王尚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木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等上疏理尚云 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同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恐非敞所作文祖曰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即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

享有此才子超曰臣以敬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於崑嶺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童夫姬昌夏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悅赦尚罪以為尚書 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朝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聽被甲持杖閉門拒之曰今已昏闇姦民莫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聽進位二等曾劉裕屯聚芍陂有投違之志興召其尚書楊佛高謂之曰吾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焚其積聚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毒家每將妻妾入冢飲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為意前後征伐有功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少有大志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常報書而歎晚任符堅為史部令史風志豪邁即皆憚之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等推萇為盟主遂為佐命元功長既賦符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宰相才也王意略之傷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萇張子房之為人馮翊段鑿性傾巧長愛其博識引為侍中緯固諫以為不可萇不從緯屢策中辱鑿鑿不平之甚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為博學者緯曰臣不惜學憎鑿不正耳長於是出鎗為北地太守長死緯與萇滅符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及死興甚悼之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久之乃立為太子受經於博士導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於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傳皆拜焉泓以義熙十二年僭即帝位改元永和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焉於朝所以懲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遵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然姚紹遠曰隆

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 晉大尉劉裕總六軍伐泓次於彭城遣檀道濟入自淮淝攻淅丘達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以內外難叛王師漸逼敵旦朝羣臣於其前殿惶然流涕羣臣皆泣及王師入長安泓計無所出謀欲降於裕其子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豐門而降送泓於建康市斬之泓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內草木皆樵死馬自長至弘三世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臣寇來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凶旅實繁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篡主聞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於歸曠嗚哀之義有足稱焉景陽弱歲英奇見方持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遠踐迷塗良可矣夫景茂因仲業之緒臨存亡之會嘯命靈憂恢弘萌葉假谷冲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茲姦略實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續薦薦林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為幸也 子略寇摧勁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弟以睦其親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歎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靜河面俗阜年豐遠安通輜雖是壯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矜功弗慮後患委涼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拒諫招禍蕭牆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聘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翻索說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為之時隸無為之輩麗衣腹食始村萬數捐寶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鴻都之費况乎偽境日侵軍填求貴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 天子以庸懦之質屬傾授之餘內難方殷外禦斯艱王師仗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繫組而降輟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贊曰弋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實英果長惟姦桀與始營構泓遂摧滅貽誠將來無踐危報

後蜀

李特 雄 班 壽 勢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康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者以為康君四姓莫者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為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為康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康君來其土船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康君不得行康君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因居之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巴人呼賦為賈因謂之賈人焉漢高祖更名其地為巴郡漢末賈人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魏武帝寇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武帝遂於略陽元康中關西擾亂百姓流移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眴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流人既入蜀散在益梁特等聚眾專為寇盜蜀人患之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改年建初二年特與益州刺史羅尚戰特軍敗績尚斬特傳首洛陽在位二年

其子雄僭即帝位改元曰太武其後立兄鴻子班為太子

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咸和八年雄

死在位三十年雄寬厚簡刑約法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百姓富實關門不閉雄嘗無事小出丞相揚襄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息馬而持矛也隱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

班嗣偽位雄子越與弟期密計圖之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殯宮在位一年雄子期嗣位期在位政刑紊亂李壽舉兵襲之廢期為甲都縣公咸康二年期自縊死在位三年

壽字武考驥之子也初冠成都長史羅恒等勸壽稱藩於晉而任調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

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為足而况數年乎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偽位改元為漢興在位三年死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嗣偽位改元曰太和又改年嘉寧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勢大發軍拒溫溫從間道至成都勢面縛降溫遂勢於建康封勢驩義侯在位五年而敗自持至勢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躡梁之惠漢祚斯水宣后興度涅之師是知戎狄亂華聲深自古況乎巴漢雜種厥類實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礦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劍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鞭向聲雲集殲殄蜀漢為食已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憂蓋上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萬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推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綏獎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實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遺訓繼體承基前脩茂範而雄聞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強兵於厥胤遺骸莫欲尋戈之釁已深皇紀未周傾巢之釁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連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者憑藉世資窮兵極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皆處驅率餘爐敢拒大邦授甲展征則理均於困獸斬關背道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圖池駁百六斯鍾天垂伏轡野戰虜龍李特絕譽蓋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皆狂繼軌德之不脗險亦難恃

後涼

呂光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父婆樓佐命苻堅宮至太尉光生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游戲色里為戰陣之法傳類咸推為主部分詳平晝童數服自重童子左右有印况殺殺重童爾有大童善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符也除其屬令妻夏服累遷駝驛將軍暨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總兵七萬鐵騎五十以討西域行至焉耆聞堅寇晉光欲更順後命部將杜進曰部下受任金方赫鎮宜速何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至感飛泉涌出吾等宜獨無慮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昂純拒光光進攻龜茲城戰於城西大敗之昂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段業者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者侈厚於養生家有葡萄酒或至十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光既平龜茲有留戀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光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駁馬萬餘匹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及蘭荷聖為姚萇所害於是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安是時獲見金澤蘇百獸從之光以為己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年號嘉是歲張掖督郵傳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覈之如夢光怒殺興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光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改年號嘉立世子紹為太子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年紹嗣偽位未幾光之庶長子纂總兵入宮篡位紹自殺

呂纂字水緒以隆安四年僭即天王位改元咸寧弟呂弘恐不為篡所容起兵東苑攻纂纂遣將擊弘弘
乘潰出奔纂縱兵大掠弘之妻子亦為士卒所辱纂慶謂羣臣曰今日之職何如侍中房谷對曰天禍涼
室豈起成漢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
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於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告纂纂
遣力士康龍拉殺之纂畜木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愷思愷訴超於纂纂召超入責之超謝罪纂因引超
譙於內殿呂隆勸纂酒至昏醉超因刺殺纂纂在位三年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光弟寶之子也以安帝
元興元年僭即位改元神鼎 姚興將姚碩德率眾至姑臧呂超出戰大敗遁還呂超因勸隆請降隆乃
降碩德尋隆遣超率騎多齎珍寶請迎於姚興興遣將迎之隆東遷長安其後隆謀反為興所誅自光至
隆凡十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苻氏乘釁竊號神州世明委質偽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脤返征鐵
騎如雲出玉門而長檣瑯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蕞爾夷陳承風霜卷宏圖壯節亦足稱高屬永固軍
銷羣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覲覲於是嬰結六戎潛窺虜鼎并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方
漢而為固自謂克昌霸業融厥孫謀存而老及政昏親離眾叛瞑目南顧豈發蕭牆紹纂凡才負乘致
寇弘超兇狡職為亂階水基屬屬面縛姚氏昔嘗融誦噴榮埃墨葉隗萬于紀扉終身世而光靈茲朕
躡邊彼覆車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羊偽為忠鳴轍而普昔朝杖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
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邦族以素豈得肆其姦豪遑為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監

非遠其可濫乎

贊曰金行不絕賢業斯也瓜分九寓滂髮三秦呂氏伺隙欺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

後燕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號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手垂過膝號甚龍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濶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世子雋後改名缺外以慕容暉為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决以垂為名焉及雋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及慕容暉嗣偽位慕容恪為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舉後以慕容暉見忌乃奔於苻堅堅禮之甚重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勸垂滅堅因曰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以堅待之厚不欲負堅固弗從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譏搆捕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按捕有神豈虛也故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 堅至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貴謀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颺遇風鷹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未幾垂果叛以太元八年自稱燕王建元曰燕元苻丕時鎮鄴堅遣侍郎姜謩責垂垂詰讓胡不以鄴見歸謩厲色責垂曰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定都中山崔儉勸即尊號遂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改元曰建興後垂伐慕容永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赴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垂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在位十三年子寶嗣偽位在位三年為闐汗所弑即隆安三年也闐

汗卑之季舅也實死子盛殺汗自立盛汗之婿也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遠即位改元曰建平又改年曰長樂盛憮其羣臣於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忌故信言及之盛在位三年為慕容國等所弑是咸隆安五年也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盛死僭即尊位改年曰光始熙寵愛皇后苻氏為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苻氏嘗孝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太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躑躅若喪考妣大飲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制百僚於宮內哭臨使有司接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懼莫不含辛以為淚焉熙送苻氏喪因為慕容雲所弑在位六年自垂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掩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宵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遵明事之而畢力然而準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已搆河朔分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遐舉踰石門而長邁遠使霍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奇擢五萬於河曲浮舩秘策招七郡於秦陽遠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禮宗偕擬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給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倚拔而傾山岳騰嘯而御風雲雖衛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愧於西鄰信苻氏之姦回非

晉室之滅魏矣竇以浮興獲升峻文御俗蕭牆內憤勃敵外波雖毒不被物而怒足自勦賊則孝友冥符文武不墜乾光而夷雖賊罪已而遼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房矣 熙乃地非奧主舉因淫德靡戎之態取悅於匡林玄妻之姿見奇於積髮湯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駘心躬忍嗟於蕙壤宗祀夷滅為馮氏之驅除焉

替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而捷先鳴則興道明烈烈鞭笞豪傑掃蕩夷魏到屠水滅大益潛移鴻名遂鴉置心生亂威清家難照極驕淫人懷憤惋身替災無以道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三十

載記

西秦

乞伏國仁 乾歸 熾盤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稔生雲雷屯羣凶作自晉室透草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孽難以義服伺我玷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當魂魂沙漠請命素街豈暇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 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姦謀潛斷俘視戴之衆威果迫舉便欲誓汙隴之餘卒窺峭函之奧區林疲馬而宵征翦勃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原於外難幸以計全貽巨釁於蕭牆終成凶禍宜哉 熾盤叱咤風雲見機而動牢籠俊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泥河之首臨戎薨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降偽業覽其遺迹盜亦有道乎

北燕

馮跋 素弗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車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慕容寶僭號署跋中衛

將軍慕容熙即位欲誅跋兄弟跋與弟俱亡及慕容暉為幸臣所殺衆推跋為主於是以太元二十年僭稱天王於昌黎不徙舊號即國曰燕建元曰太平跋勵意農桑乃下書曰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時地震右寢壞跋問太史令閻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於宋跋死弟弘立凡二世二十有八載

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任俠放蕩不循小節故時人未之奇南宮令成恭蒙俊有高名素弗造焉染命門者勿納素弗徑入與謙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恭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驎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跋僭號遂為宰相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論者歸其有宰相之度无跋死跋哭之哀勤

史臣曰自五胡縱恣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裔鴻名賢位威假之於雜種實謂戎狄凶荒未窺道德敗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遠徙之餘少非雄傑幸以寬厚為眾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惑妖祀斥熟諫臣無開駁之才其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寇良謂在茲猶能撫育黎氓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贊曰國仁賤武乾歸勇悍矯矯熾磐臨機能斷孰謂獠虜亦懷沉其文起常才憑時叛換威攝大寶為我多難

南涼

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八世祖匹孤匹孤卒子善闡立初善闡之在父母胡掖氏因掖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為善闡孫樹機能據有涼州之地至烏孤嗣位呂光遣使署為冠軍大將軍隆安九年自稱西平王號太初後徙於樂都烏孤死弟利鹿孤立

禿髮利鹿孤

利鹿孤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利鹿孤謂其羣下曰戎車屢駕無闕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畜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祠部郎中史嵩對曰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為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宜建學校遠者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田玄冲趙誅為博士登酒以教胄子利鹿孤在位三年而死弟傉檀嗣

傉檀傳

傉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傉檀明識幹敏非汝等輩也以元興元年僭號涼王姚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爰呂光時為尚書郎見傉檀於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霄命世之傑也必當尅消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是傉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為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愧君子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俾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賈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後姚興署傉檀為涼州刺史傉檀入涼州識羣僚於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偉進曰寬範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歲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傉檀曰非若無以聞謬言也傉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其後傉檀伐沮渠蒙遜為所敗又與赫連勃勃戰為勃勃所敗姚興遣僕宗來觀覺傉檀與宗論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略名教者不必華

宗夏士撤頰理亂澄源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駟也後傳檀出西征乙弗使太子武臺守樂都乞伏熾盤乘虛來襲旬而城潰傳檀聞之其將士皆逃散傳檀遂歸職擊虜餘為熾誓所鴟烏孤至傳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史臣曰羌髮累葉酋豪擅強邊屢控弦玉塞躍馬金山候滿月而窺兵乘折騰而縱鎬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符弘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高之言建學而訓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疆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傳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推呂氏耳無遺策取姑臧兵不刃刃武略雄圖比踪前烈既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恣自貽其災地奪於蒙遊勢竭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為幸也昔宋陽好戰致災於華首楚靈黷武取殺於乾谿異代同亡其於傳檀見之矣

南燕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傳觀羣書多才藝兄垂嘗與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慕容暉敗徙於長安符堅以為張掖太守堅之敗也德乃從垂如鄴慕容寶嗣位以德鎮鄴及魏收中山鄴所將乘勝攻鄴德擁衆南渡徙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其夕流漸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水泮若有神焉遂攻黎陽津為天橋津及至滑臺景皇亮於箕尾漳水得白玉狀若皇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使召迎已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馬奉迎謝罪行闕然後用巾

私第卿等以為何如其侍郎張奉勸德毋退讓會賈知德攝位懼而北奔乃止德謀定都其尚書潘總曰
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請用武之國廣固者曹疑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
德大悅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都諸縣悉降遣慕容鍾傳檄青州諸郡皆承檄降於德德遂入廣固傳
即皇帝位改元為建平後因燕羣臣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
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傳也德頌命左右賜仲帛千匹多賜以仲為謀德曰卿
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若臣俱失德
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如齊城登堦望望晏晏家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
城莒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于青州秀才要讓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
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禮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秋隘卒宜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
者猶真悟平生意也遂問謀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謀慮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即德
因饗宴乘高遠驅顧謂尚書賈遂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擇懼巴生淳于棼田之徒陰憎權臨
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鹿則紅紫成章佞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
頽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
陛下慈深二主澤及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俄而德寢疾無子以兄子超為太子德死即義
熙元年也乃夜為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初超徒於長安姚紹見而異焉勸姚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
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癩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德

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德無子以超為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偽位改元曰太上以慕容鍾錄尚書事封子為太尉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樓為武衛將軍內參政事封子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宏外戚懿望正應參贊百揆不宜遠鎮方外超不欲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豸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造初超嘗宴密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為兖州鎮南長史悅喜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實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志恨法亦忿處之外館由是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叛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累遣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晉劉裕率師討超王師次東莞超遣將分距之眾將俱賊超懼入保小城未幾裕師圍城四合朔旦超登天門鞠羣臣於城上所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威握超手而相對泣其領軍韓諱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於是地道出戰王師不刳河間人文文說裕曰昔趙攻魯魯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疑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城中出降者相繼尚書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為裕軍所執送建康而斬之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遠踐其位置人理哉然慕德儼之雄姿鎬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遂之資跨有全齊稱弄神器撫劍而爭衡兼魏練甲而志靜荆秦素儒術以弘風延讒言而勵已觀其為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殺利莫恤暇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賄賂受而動職雖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啓大岷而延敵君臣就廢宗廟

為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贊曰德實毒種轉敗為功奪有青土淫名域中超承偽祚挽其國步廟失良善屣志靈靈

北涼

沮渠蒙遜

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蒙遜以官為氏焉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貊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恃德深懷仇弼之寬推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攝兵白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苞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贊曰光猜人傑業忘時賢游飲自晦匿智圖全光心既逞偽績故宜挺茲數姦馳競當年

夏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劉元海之族也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善風儀姚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寵遇踰於勳舊尋加為安遠將軍使助沒悉於鎮高平頃之又以勃勃為安北將軍鎮朔方勃勃於是聚兵奕子而并其衆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建元曰龍昇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又改元為鳳翔以此於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鑿入一寸即破作者而並築之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鏡匠又造百鍊剛刀為龍在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通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

勃勃又下書自言帝王者係天為子是為徵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為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 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勃勃聞之遂率兵攻長安尅之羣臣勸進於是為壇於溝上僭即皇帝位改元曰昌武勃勃歸於長安徵陸士章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素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乃於長安置南臺以子璜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改元貞興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勃勃性凶暴好殺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驚恐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弟定僭號於平涼為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年而亡

史臣曰赫連勃勃狡醜遺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緣間肆恣控弦鳴鑼據有朔方遂乃法玄宗以開宮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闡闡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興觀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而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拒諫酷害朝臣部內異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贊曰淳維遠裔名王之餘嘯羣龍漢乘繁使漁爰創宮宇易彼旣靡雖弄神器猶曰凶渠